

长篇小说

骨肉寒

下

陈志明◎著

小说

Gu Rou Han

大众文艺出版社

亲情需要彼此精心呵护
懂得相互宽容与理解



长篇小說

骨肉寒

下

陈志明◎著

小說

Gu Rou Han

大眾文藝出版社

亲情需要彼此精心呵护
懂得相互宽容与理解



0728697

第十七章 疯狂岁月

一九六六年的夏秋季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狂澜冲击着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刺激着每一个人的神经。“司令部”、“兵团”、“战斗队”等名目繁杂的群众组织象三月田埂上疯长的茅草箭，到处都是，拨不开脚。自封的草头王“司令”“队长”更是数不胜数，谁也管不了谁。

陈柳村大队最先成立的群众组织是以柳乾元、孙凤仙和劳改释放回来的柳春牛三个人为首的“云山文革兵团”。他们在六、七、八这几个月主要的“革命行动”是带着“兵团战士”到云山镇上去抄那些“五类分子”的家，把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抓起来毒打一顿，或用铁丝穿上几十斤重的大木牌挂在他们颈上，要他们赤着脚游街、游乡，大造声势。随着“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运动的发展，躲在幕后给他们出点子的柳怀德建议他们联合“云山公社红色联合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云山红联总”，力量更强大些。

五月中旬，以云山小学副校长朱顺义为首，以小学教师和镇上的各机关单位的干部职工为主成立了一个“云山造反司令部”的群众组织。

九月中旬，朱顺义听从柯中元的建议，三次邀请全公社十一个大队的群众组织头头（全公社十七个大队，还有六个山里头的大队因群众居住分散，没有成立兵团组织）到云山小学开协商会，筹备成立“云山红联总”。最后一次协商会，各“兵团”的头头终于达成协议：决定于九月二十八日在公社大门外的广场上召开五千人的大会，正式成立“云山公社红色联合造反总司令部”。凡参加“云山红联总”的各下属“兵团”组织的一号头头都抽到“红联总”来担任

“勤务员”。大家推选鬼点子多、又有文化水平的朱顺义当了一号“勤务员”——“正司令”；推选有地利之便的陈柳村“文革兵团”的一号头头柳乾元担任“红联总”的二号“勤务员”——“副司令”。柳春牛本想也捞个“勤务员”当当，但没捞到手。因为朱顺义、柳乾元等十几个“筹委会”的头头开会研究时，一致认为柳春牛毕竟是个劳改释放犯，让他到“红联总”当头头太显眼，不合适。但朱顺义他们认为柳春牛这种人对干部的仇恨深，“闯劲大”，也得好好利用。朱顺义和柳乾元这两个“正、副司令”便让柳春牛带领由三十个青年小伙子、冒失鬼组成的“红联总纠察队”，当“纠察队长”。凡是揪人、打人、看押斗争对象、“架飞机”等打手行当的事就由春牛带领的这三十个人包揽了。

八月下旬，汉涛的哥哥汉波从省林学院邀请了三个大学同学回到故乡云山公社陈柳村来进行“革命串连”，扇风点火。他们四个人的左臂上戴着全省赫赫有名的、最大的造反组织“狂飙总司”的袖章，令山乡古镇上的人们看了又羡慕、又敬畏。不几天工夫，汉波他们几个人便鼓吹着云启出头把村里的一百多个男女青年和镇上七八十个街道男女青年纠合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叫“红枫战斗团”的群众组织。大伙推举柳云启当了一号“勤务员”——“团长”，柳六狗当了二号“勤务员”——“副团长”。柳金狗这个四五十岁的“老孩子头”自告奋勇当了他们的“卫队长”——汉波给取名的“红枫战斗团特工队”队长，手下管二十个毛头小伙子的“特工”队员。汉波他们四个大学生成了“红枫战斗团”的当然高参，甚至是“太上司令官”。

九月二十日，汉波、云启他们“红枫战斗团”的头头听说以朱顺义、柳乾元两人为首的“红联总筹委会”的那伙人昨晚进驻公社，占了两间办公室办公。他们几个人马上商量决定：“红枫战斗团”也进驻公社，同“红联总”分庭抗礼！上午，云启带头扛着鲜红的“红

枫战斗团”团旗，带着一百多名佩戴“兵团”袖章的青年小伙子开进公社，也占有了两间房，作为“红枫战斗团”进驻云山公社的办公室。

“红联总”和“红枫战斗团”对立的双方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公社党委书记荣高峰和刘主任他们无可奈何，只好给他们双方组织都拨了点钱，作买纸买笔办公费用。

镇上和村里有些谨慎胆小的人，摸不准文化大革命的“脉搏”和来势，所以暂时哪一方组织也不参加。石川和洁玲夫妇俩便属暂时心存观望者之列。石川还在公社林场那“世外桃源”里做林场农工兼板车运输队的出纳；洁玲白天去小学教课，将小蕙送给妈妈带，下午放了学再接回家来。她又要照顾老外公，又要料理家务事，兼之自己又怀孕了，所以，云启几次上门来动员她和石川两人参加“红枫战斗团”，她笑着摇了摇头，也就懒得去凑这份热闹了。

九月二十六日一清早，洁玲让老外公坐在床边照看还没醒的女儿小蕙，自己提着半篮脏衣服到村前石桥下的河湾边去洗，正碰上生了个女孩刚满月的尹菊也在桥下洗衣服。尹菊见桥下没别人，低声对洁玲说：“云启昨天晚上从公社回来对我说：朱顺义和乾元他们准备今天清早就带‘红联总纠察队’的人搭早班车去县城，声言要揪几个县委的大干部来云山公社，在‘红联总’后天的成立大会上进行批斗、造声势。朱顺义扬言，等把县里的几个‘走资派’揪来了，还要把云山中学的陈清波老师和周立群老师两个人拉上台去陪斗。据此判断，朱顺义他们去县里揪斗的，十有八九是潘书记和程部长两人。很可能还要揪公社荣书记去陪斗。他们还是抓住陈老师、周老师他们支持我上省告状的事不放，想把陈老师他们重新打成‘反党小集团’。如果这个强加给陈老师几人的‘反党’罪名成立，那么就更好挖‘党内的黑后台’——潘书记、程部长和荣书记。哼！朱顺义、柯中元他们暗中同邢宝树几个‘走资派’联系密

切、勾结很紧、用心险恶！汉波和云启几个人也研究了同他们针锋相对的反击措施：如果朱顺义他们今天去县里真的揪来了潘书记、程部长批斗的话，云启他们明天就去县里把邢宝树这个南山县的头号‘走资派’揪来云山批斗，把怀德也抓上台去陪斗！这对台戏唱起来可就热闹了！你等着看吧！”

洁玲听了，心里一惊：后天“红联总”的成立大会上，朱顺义同云启他们双方冲突起来，只怕要打架，闹出大乱子！她默默地听尹菊讲完，对尹菊说：“你还是劝劝云启让他们莫乱来。中央颁布了‘十六条’，还是按‘十六条’办事为好。”

尹菊说：“怕屁哩！叫他们去把邢宝树揪来，连怀德一起抓起来斗一通，也给我出出气！”她说完，站起身来，用脸盆装着洗好的衣服和婴儿的尿布，匆匆赶回家去给女儿喂奶去了。

洁玲在桥下一边搓洗衣服，一边想：云启和尹菊的分析，估计很可能是对的。朱顺义、乾元他们一定是在柯中元、柳怀德、邢宝树等人的暗中支持下，重新把陈老师、周老师几个人支持尹菊上省告状的事翻出来，趁文化大革命运动，硬要定个“反党小集团”的罪名，既整倒陈老师、周老师、胡主任，又要牵扯上潘书记、荣书记、林生叔几人挨整。前几天，乾元不公开地在村里扬言说：云启、尹菊、石川三人都参加了“陈清波、玉青莲反党小集团”，要“揪出来，连根拔”！看这来势，朱顺义、柯中元、柳怀德他们这次是“来者不善”，自己和石川得提防他们乘机报复、打击。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政治运动，要是石川真的被他们诬陷、被打成“反党小集团”的成员，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越想，洁玲心里越急。她又想到：陈清波老师还有一包书信和诗稿藏在自己家中，这件事万一要是让柯中元、朱顺义和乾元他们知道了，追查起来不更有把柄给他们抓？……唉，石川到公社林场去有个把星期没有回家来了。这……不行，得到林场去找石川回来商量，让他去县城找他姐姐、姐夫打听一下县里

的运动形势、动向，心里有个底才好。唉！这运动看来是你整我，我整你，见了风，就是雨，只要有一点影子的事也能被夸大成活灵活现的“真事”、大事……再说朱顺义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的确不是个好东西！他和柯中元整死了玉老师还不算，现在又想趁机整陈老师、周老师和石川……洁玲匆匆洗完衣服，心神不定地回到家中。

小蕙已经醒了，外公正在给她穿小裙子。洁玲走进房里，一岁多的女儿马上张开小手，喊着“妈妈”，从老人的怀里向洁玲扑来。洁玲抱过小蕙，一边给她穿小凉鞋，一边对外公说：“外公，吃了早饭，我把小蕙送给我妈看着，我今天想到林场去找石川有点事。”

外公问道：“今天礼拜几呀？你不去学校上课呀？”

洁玲说：“今天正好是星期天，我不到学校去。”

“这大热天，你去林场找石川有什么事呀？”

洁玲不想把从尹菊那儿听来的事和自己的想法告诉外公，免得老人为石川担心、着急。于是，她对外公说：“没什么大事。玉老师今天满‘六七’，我们俩到果树坳去给玉老师上坟烧纸，顺便看看小青云，说实话，我心里怪想念他。”

老外公听了点点头说：“啊——那倒是应该的。你戴顶草帽遮遮太阳，带条毛巾抹抹汗吧！几十里山路，路远、天热，你自己当心啊！下午让石川送你一道回来！”

洁玲答应着，抱起小蕙，打算到厨房去弄早饭。

老外公说：“让我来烧火。你早点把小蕙送到她外婆那里去，回来吃了早饭赶凉上路吧！”

洁玲没再说什么，抱着女儿到妈妈家去了。

洁玲上午赶到林场，让石川向程场长请几天假，说是要去县城看看老舅妈。程场长点头同意后，石川和洁玲两人便上路去果树坳周立群的家。在路上洁玲才把朱顺义和云启两人为首的双方造

反组织后天可能要发生大冲突的事告诉石川，让他回去看看风头，或是去县里找姐姐打听一下情况，摸摸底。洁玲告诫石川：在这政治运动的风口浪尖上，要沉住气，回村以后，莫跟着云启、汉波他们一道蛮干、瞎冲。

石川说：“你放心，我不会瞎闯乱来的。但是，朱顺义、柯中元、怀德他们真的要整我，我也不怕。他们要抓到我头上，硬给我扣‘反党’的政治帽子的话，我就把怀德在我们村做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坏事、丑事，连同那几条惨死的人命案写成大字报，到县城去贴出来，向全县人民揭露他们的罪行！从古到今，人心是杆秤！怀德他们那伙人的所作所为肯定不得人心！”

玉青莲惨死以后，胡修仁、陈梦良等陪着周立群连夜将她的尸体用汽车直接送到公社林场，在石川和陈林生、来旺等人的热心帮助下，抬回了果树坳周立群的家。

天已黑了，果树坳十几户人家的山民们听到立群家门前响起了鞭炮声和立群一家人的恸哭声，全都披衣赶来了。老人们无不叹息玉青莲这个贤慧媳妇的惨死，所以，就同意了立群的老母亲的决定：用立群、青莲前年为她办的红漆杉木棺材装殓了儿媳，安葬在她家大门对面的那片幽静的松林里。

善良的村里人给玉青莲垒了个又高又圆的坟墓，用麻石块砌了个宽大的坟台。玉青莲便长眠在这苍松庇荫的青山厚土之中。这里没有人世间的冤屈、摧残。明月照着她寂静的坟台，朝露滋润着坟台上的青草，林中善良的鸟儿每天清晨轻轻唤醒她的魂灵，默默地看那伴着旭日东升的朝霞……

石川和洁玲在玉老师的坟台上垫上干草，铺上白纸包封的火纸“包袱”，点火焚化，给玉老师烧“六七”。洁玲焚香烧纸，石川点燃一串鞭炮。然后，他俩带着小青云跪在玉老师坟前恭恭敬敬地叩了三个头，作了三个揖。

小青云跪伏在妈妈的坟台上，一双小手拼命地扒着坟土和嫩嫩的墓草，尖声哭喊着：“妈哎！你起来哇！……我要你起来呀！……姑姑，快叫我妈妈起来啊！姑姑！……”

洁玲珠泪滚滚，一把抱起小青云，哄他说：“小云！好孩子，莫哭！莫把你妈吵醒了！你妈妈累了，让她睡吧！啊——别哭了！听，奶奶在叫你。姑姑抱你回去。”

小青云双手伸向妈妈的坟墓，哭喊着：“妈——妈！起来跟我一道回屋里去睡吧！妈——妈！呜呜……我要妈妈啊——妈呀！……”

石川只好从洁玲怀中将又哭又扭的小青云紧紧抱住，挥泪离开了玉老师的墓地。

九月二十七日，下午四点多钟，朱顺义、柳乾元和柳春牛三人带着二十个“红联总纠察队”的队员，开着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押着县委的两名“走资派”——潘济民、程云鹏和“阴谋反党分子”万昌盛三个人从县城回到了云山公社。他们还请来了支持他们“红联总”的南山区最大的造反组织——“红造总司”的二号头目曾明发，县“革委会”的秘书长冯忠权。曾明发还带了二十名“红造总司纠察队”的队员前来助威。

他们一回到云山公社，朱顺义便指派柳春牛带人将潘济民、程云鹏、万昌盛三人押进公社，关在一间办公室里。柳春牛还指派十名纠察队员跟随朱顺义一道去云山中学，在柯中元的支持下，不顾中学学生造反组织“红云战斗团”头头的反对，把陈清波、周立群、胡修仁三个“黑帮”分子也抓到公社来，同潘济民他们三人关在一起。他们连公社党委书记荣高峰也派人监视起来。

朱顺义、柳乾元按原定计划连夜召开了全体“勤务员”会议，并邀请曾明发、冯忠权、柯中元三人参加，详细研究、部署了明天的“红联总”成立大会和批斗大会。

晚饭后，天刚擦黑，朱顺义他们正在公社二楼的大办公室开会，听到公社大门外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和喧哗声。朱顺义叫春牛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春牛跑到公社门外去了好大一阵，才急急忙忙地跑回二楼办公室向开会的头头们报告：原来是柳云启、六狗和汉波那四个林学院的大学生今天悄悄溜到县城去，在南山县第一高中的学生组织——“春雷战斗团”的支持下，采取突然袭击，将正在家中吃中饭的县委书记邢宝树抓到一中去关了起来。“春雷战斗团”的头头到县交通局搞了部东风汽车，出动了六十人，同汉波、云启他们押着邢宝树开车回到了云山公社。云启他们把邢宝树关在云山小学的教室里，由金狗带人看守。云启又带着一中的学生回村去抓柳怀德去了。云启向镇里的人宣布：“红枫战斗团”明天下午在云山小学礼堂斗争“走资派”邢宝树和“杀人凶手”柳怀德。

冯忠权、柯中元、朱顺义他们听了，大吃一惊，连忙详细研究了对策和措施，决定明天上午的大会照常召开，同柳云启的“红枫战斗团”对着干，决不妥协让步！

这一夜，云山镇和陈柳村的人们在骚动不安中度过了。明天，谁也说不准这两派对立的群众组织会闹到什么地步……

九月二十八日清晨，朱顺义按昨天晚上冯忠权给他们出的点子，派人到云山小学来，给云启和汉波送了三张请柬：一张给县一中“春雷战斗团”的“战友们”，一张给省“狂飙总司”的“战友们”，一张给“红枫战斗团”的“战友们”，邀请他们统统参加“云山公社红色联合造反总司令部”的成立大会和批斗“走资派”、“黑帮分子”的大会！这一手大大出乎汉波、云启等人的意料之外！云启、汉波马上将六狗、金狗、省林学院来的三名大学生、一中“春雷战斗团”的两名“勤务员”召集到云山小学的一个教室里，开了个紧急碰头会，商讨对策。

汉波是一个二十四五岁、中等身材的大学生。他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上身穿一件皱巴巴的灰衬衣，下身穿一条垮兮兮的蓝卡叽旧长裤，长长的裤腿拖在地上，脚上穿的是一双补了好几个补疤的棕色破皮鞋，让人一看，一身的懦弱相。但是，他那双微微凸出的眼睛透过酒瓶底一样的镜片，常常闪着机敏而又狡猾的目光。他手里拿着朱顺义派人送来的三份请柬，对他的战友们说：“不错！‘红联总’的幕后人物棋高一着——对我们待之以礼，竟发来三张请柬！嘿嘿，妙！妙！我们大家商量一下，怎么对付？我看，我们昨夜研究的方案得作一些必要的修改。既然人家请我们嘛，我们就正好利用他们的讲台，揭露他们的伎俩和阴谋！请大家都谈谈看法吧！”

六狗抢着说：“好呀！既然请我们参加他们的大会，那我们把人都开到台下去！等他们的成立大会开过之后，押荣书记、陈老师他们上台批斗时，我和金狗叔带人冲上台去，把他们的喇叭筒、桌子掀翻了，要他们的批斗大会开不成！”

省林学院一位姓李的高个子大学生慢条斯理地说道：“不行！那样做法不妥。对方组织打的招牌是批斗‘走资派’，给潘济民、荣高峰等几位干部扣的帽子是‘支持反党小集团’。从表面现象看，似乎他们的斗争大方向还不错。因此，对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干部群众来说还有一定的诱惑鼓动作用。我们应该利用他们的讲台，向到会的革命群众讲清楚尹太安等贫下中农被柳怀德等人残害致死的事实真相；阐明陈清波等支持尹菊告状，为父伸冤是完全正义的，根本不是什么反党行为；进而充分揭露朱顺义、柳乾元等人伙同柳春牛这样的劳改释放犯，禀承南山县头号‘走资派’邢宝树的黑旨意，包庇杀人凶手柳怀德、徐顺生，诬陷革命教师陈清波、胡修仁、周立群等人的罪恶行径！这样可以激起广大干部群众的革命义愤，从而认清‘红联总’一小撮头头及其幕后操纵者假革命、真

‘保皇’的真面目。我们的斗争策略应该是旗帜鲜明，充分讲事实、摆道理，阐明观点、争取群众，进行有理、有节、有利的斗争。我们应该尽量避免群众斗群众的冲突事件发生。”

云启说：“小李同志分析得对，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不过，我们还是要做好两手准备：先派人上台去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不行的话，仍由我们兵团的特工队和一中的同学们冲上台去放人、抢喇叭、砸他们的会场！朱顺义；柳乾元那几个狗日的蠢东西今天把在全公社干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信的荣高峰书记也抓上台去当‘走资派’批斗，可就大大失策了！你们看吧！我们今天冲他们的批斗会，台下保证没多少人敢公开反对，说不定从各大队来的社员大部分会拥护我们。”

县第一高中“春雷战斗团”的学生头头曹小明说：“昨晚我找了云山中学‘红云战斗团’的几个头头谈了两个多小时，他们明确表态：不但不支持朱顺义、柯中元他们，还会配合我们的革命行动。‘红云战斗团’的同学们对柯中元、朱顺义他们诬陷、迫害他们尊敬的陈清波、周立群等几个老师，今天揪他们上台批斗极为不满。至于县‘红造总司’那姓曾的副司令，是个熊包，我们不尿他！他要是敢指使‘红造总司’的人在会上兴风作浪同我们作对，我们就将他们一个个捶扁了！我同意云启同志的意见：两手准备，先礼后兵！”

金狗说：“你们放心！在我们云山镇的地盘上，四乡来的人，我谅他们没那个狗胆敢跟我们打架。朱顺义、乾元那几个龟孙子如果不服的话，老子就把他们两个狗杂种揪来，下午同怀德、邢宝树他们一起斗！”

汉波说：“好！大家的意见基本统一了。云启，我看我们是不是这么安排我们的行动：抢在他们开会前，我们散会后马上由我和小沈、小杨（林学院的两位同学）三人，带几个人一起到他们会场周围的几个街口去，凡是他们贴了大标语的地方，我们也刷上针锋相

对的大标语，让各大队来开会的革命群众都明了我们的观点、立场；他们发来三张请柬，我们三家就去三个头头到台上发言：先由云启发言把揭露他们阴谋罪恶的事实情况讲清楚，再由小李、小曹两人打接应，同他们辩论。如果他们拒绝我们的人发言，或是故意打断发言，金狗叔你再带人冲击他们的会场不迟。你们去冲会场的话，让一中的革命小将冲在前头，‘红枫战斗团’的贫下中农作为他们的坚强后盾跟在后头。请你们注意，尽量避免发生武斗。我们的人决不先动手打人！我们要给云山人民一个按‘十六条’办事的良好印象。通过今天这一回合的较量，我坚信，云山公社的文化大革命烈火一定会熊熊燃烧起来！”

计议停当，他们分头组织战斗队员，布置战斗行动，刷大标语去了。这山乡小镇，一清早便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

六狗带了陈柳村的三、四个青年小伙子，抬着浆糊桶，抱了两大卷废报纸，林学院的小杨端着个装墨汁的脸盆，汉波和小沈两人手里都拿了支大排笔和一只装墨汁的搪瓷缸子来到公社门口广场两侧的街口，专找昨天晚上朱顺义、乾元他们贴了标语的地方，在墙上并排糊好旧报纸，由汉波和小沈用工整的仿宋体美术字书写同他们针锋相对的大标语。

朱顺义贴了幅“斗倒头号反党小集团的黑帮分子陈清波、周立群和反党分子万昌盛”！

汉波他们在那幅大标语的上方刷写了一幅“为尹太安等惨死的贫下中农申冤告状无罪！向柳怀德、徐顺生讨还血债有理！”的大标语。

“红联总”在西街口的墙上贴了幅大标语：“警告反党小集团的黑爪牙柳云启、尹菊、刘石川等人，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汉波他们愤怒地在旁边书写了一幅长长的大标语：“尹菊、柳云启为父兄申冤有理！谁把矛头指向烈士子弟和革命群众刘石川

决没有好下场！不准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方向！”

在东街口的墙上，“红联总”贴有一幅大标语：“打倒走资派潘济民、程云鹏、荣高锋！”

汉波他们针锋相对地在旁边刷了一幅大标语：“彻底清算南山县头号走资派邢宝树长期纵容、包庇地痞流氓杀人犯柳怀德横行乡里、残害贫下中农的滔天罪行！”

汉波他们在刷大标语时，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议论纷纷。直到上午十点多钟，“红联总”的成立大会才在公社大门外的广场上举行。

紧靠着公社大门前的院墙，原来就有一个宽大的土台。今天早晨，朱顺义他们把土台略加布置当作大会主席台，墙上挂着红布黄字的横幅：“云山公社红色联合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土台中央摆着一张大方桌，上面铺着新床单，摆着扩音话筒；土台东边前角，栽了根杉树，上面绑着高音喇叭；杉树旁边摆了张课桌，摆放着扩音机；土台上东西两侧，放着两排课桌、课凳，桌子上罩着蓝色台布，摆着一溜茶杯；台下广场上已站满了“红联总”下属各兵团的人，参差不齐的队列前插着十几面各兵团的战旗迎风招展；广场西侧留着一条约两米宽的空档，那是留给一中、云山中学的革命小将和“红枫战斗团”的战友们入场观礼的地方。

台上各组织的领导人们已分两边在课凳上坐定喝茶。东侧一排依次坐着：县“红造总司”那个鼓巴嘴，矮胖子“副司令”曾明发，县委办公室主任兼县“革委会”秘书冯忠权、云山中学校长、“红教工兵团”的头头柯中元，社直机关代表、二十多岁的、一脸粉刺的供销社营业员小董，敬陪末座的是“红联总”的一号头目朱顺义；西侧一排依次坐着：省“狂飙总司”代表李乔远、南山县第一高中“春雷战斗团”代表曹小明、“红枫战斗团”的头头柳云启，陪坐的是“红联总”的两名头目和板着面孔的二号头目柳乾元。

上午十点半钟，西街口那边传来了一阵整齐的语录歌声：“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不一会儿，六十名一中的学生清一色穿着草绿色军装，胸前挂着像章，腰扎宽皮带，大热天人人头戴军帽，右手拿着语录本，成两路纵队大踏步向会场走来。站在会场上的社员群众争相涌看，秩序有些乱了。一中的学生停止了语录歌的歌唱，人人举起右手的语录本，整齐地呼喊：“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会场上的一些社员群众听到学生们喊着向他们学习致敬的口号，纷纷鼓起掌来。

紧跟在一中学生队伍后边走来的是六狗、金狗带领的两百多名“红枫战斗团”的社员群众和街道居民。走在最后的是云山中学“红云战斗团”的八十多名学生。一位学生头头带着战友们呼喊口号：“谁反对贫下中农我们就打倒谁！谁挑动群众斗群众我们就打倒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矛头对准真正的走资派！……”

台上的朱顺义、柯中元、冯忠权等人入耳惊心；柳乾元听了学生们呼喊的口号，还以为是支持他们的，脸上露出了傻乎乎的笑容。他朝旁边的柳云启一望，见云启也面露会心赞赏的微笑。他费解地望望坐在对面的朱顺义和柯中元，见他们两人都皱着眉头，板着面孔远远盯着呼着口号入场的云山中学的学生。他想不透他俩皱眉关注的原因，也便学他们的样子重新板起面孔，瞪了云启一眼，向台下望去。云启向台下广场上的人们扫了一眼，望见春牛带着二十多个“红联总纠察队”的队员站在土台下公社大院侧门的门前，向进场来的学生们怒目而视。

等各组织的队伍入场以后，担任大会司仪的是云山中学“红教工战斗团”的二号头头陈梦良，他从台角的座位上站起来走到土台中央，对着放在桌子上的扩音器大声宣布：“红联总”成立大会开

始！柳乾元朝台下准备着的两个人一挥手，他俩立即点燃了两串缠在竹竿上的鞭炮。

主持人朱顺义作了简短的讲话以后，司仪陈梦良便依次请南山县“红造总司”的曾副司令、省“狂飙总司”的小李同志、一中“春雷战斗队”的革命小将代表曹小明三位代表讲话。

曾明发走到台中央念了县“红造总司”致“红联总”的贺信；李乔远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结合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作了精彩的即席演讲。曹小明的讲话既十分简短，又充满火药味：“我代表一中‘春雷战斗团’的全体指战员祝贺云山公社‘红联总’的成立！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今天，我们就要看看到底谁是真革命，谁是假革命！我们革命小将的心最明、眼最亮，一定能看得清、分得明！我们拭目以待！”

朱顺义他们没有安排柳云启作为来宾代表讲话，但按开会前各方头头协商后达成妥协的意见，等一下开斗争会时，朱顺义第一个作揭发批判发言以后，安排柳云启第二个发言。这就等于朱顺义他们被迫接受了柳云启一方公开辩论的挑战。

冯忠权和柯中元有意不在大会上发言。

来宾讲话结束以后，司仪陈梦良走到扩音器前，高声宣布：“云山公社红色联合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庆祝大会胜利结束！下面，紧接着进行批斗‘走资派’和‘反党’分子大会。请‘红联总’二号‘勤务员’柳乾元同志讲话。”

板着面孔的柳乾元大步走到土台中央，抓起扩音器紧紧贴着嘴巴高声呼喊：“我代表‘红联总’司令部宣布，把‘走资派’潘济民、程云鹏、荣高峰和‘反党分子’万昌盛、胡修仁、陈清波、周立群统统揪出来示众！”他对着扩音器领呼了一阵“打倒”、“砸烂狗头”一类的口号，台下的“红联总”战士跟着他高呼着。

在狂呼的口号声中，咬牙切齿的柳春牛带着十几个臂缠“红联总纠察队”袖章的青年小伙子，两个人揪一个，将潘济民、荣高峰、陈清波等七个胸前挂着黑牌子的斗争对象反剪着双手从公社院子里推出来，推上土台的前沿站成一排。春牛和纠察队员们跳下土台，面对观众站成一排。

柳乾元高声勒令七个被斗争的对象低头认罪；七个人谁也没有低头，双眼平视着台下数千名群众。

台下大多数社员群众来参加大会之前，都不清楚具体要批斗什么人。现在见拉上台去批斗的竟是全公社人民都敬重的荣书记、在云山公社蹲过点的潘书记、程部长！那几个中学老师虽然不怎么熟识，但也没犯什么法呀？不就是帮陈柳村的一个女孩子写张状子告打死她父亲的徐部长、柳怀德支书吗？台下的群众发出一阵高似一阵的纷纷议论声。相反，一中、云山中学的学生和“红枫战斗团”的人谁也没吭声，像是在专心听着台上朱顺义的批判发言。为了配合朱顺义的揭发批判发言，柳乾元时不时带头领呼口号。当他领呼“誓死保卫毛主席”等政治口号时，台下的群众只好跟着高呼；但是，当他领呼“打倒走资派潘济民、程云鹏、荣高峰”一类口号时，台下百分之九十的社员群众都不举手呼应，一下子冷了场！

朱顺义只好站在台上硬着头皮继续作他的揭发批判发言。他简单地把尹菊告状的事作了一番添油加醋、上纲上线的歪曲介绍之后，便丧心病狂地揭发他的老师陈清波、胡修仁、周立群和已经“畏罪”自杀的玉青莲等人勾结“里通外国的敌特分子”黄瑞钰、“反党分子”万昌盛组织“反党小集团”，向省委告县委的黑状。最后，他煞有介事地说：“陈清波等反党黑帮分子的反动气焰之所以如此嚣张，就是由于党内‘走资派’潘济民、程云鹏、荣高峰在暗中运行，同他们遥相呼应的原故！我们革命群众、贫下中农必须擦亮眼睛，